

中国当代雇佣劳工纪实

泣血蛮荒

魂断西部黄金梦



头上是绞索·脚下是黄金

一个女人被光身子拖出门

“鬼魂”引路·逢凶化吉

7000元一条人胳膊

大血案：荒山里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

四川文艺出版社

张宗枬 著

张宗棣 著

泣血 变荒

——魂断西部黄金梦——

四川文艺出版社

泣血蛮荒

——魂断西部黄金梦

张宗枬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5年6月·成都)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晏开祥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适 之

书名：泣血蛮荒

定价：11.60 元

作者：张宗枬

ISBN7-5411-1309-3/I·1228

1995 年 6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0.0625

字数 200 千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彭山彩印厂印刷

张宗斌

广西桂林人，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出版长篇纪实文学，长篇小说，长篇翻译小说共十余部，现为中国作协广西分会理事，桂林市作协副主席，桂林市《南方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目 录

第一章 (1)

幸运儿，地狱之门总向你打开。

左边：白骨森森，右边：黄金灿灿。

头上是绞索，脚下是财富。

黄泉之赠：死者与情人的最后亲吻。

第二章 (45)

八百里奈何桥，魂断蛮荒。

曲径通幽洞，夜半见活尸。

私奔：被文明世界遗弃的恋人。

冰冻活人，黄金道上残缺的十字架。

第三章 (105)

上帝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男人说：我砸碎了那家伙的膝盖骨！

女人说：你上不归路，我变鬼相随！

第四章 (138)

三百里追杀！三百里逃亡！。

前门防虎，后门进狼。

第五章 (167)

合同——自己签署的地狱通行证。

女人——赤裸的身体被拖拽出门。

血与肉并不能换来自由。

第六章 (219)

千里荒原，一夜富翁。

天堂无门，“鬼魂”引路。

地狱有路，靓女勾魂。

第七章 (265)

赌博：七千元一条人胳膊！

荒野大血案——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

告别：这里荒坟静悄悄……。

尾 声 (304)

万古如斯，魂兮归来

第一章

幸运儿，地狱之门总向你打开。

左边：白骨森森，右边：黄金灿灿。

头上是绞索，脚下是财富。

黄泉之赠：死者与情人的最后亲吻。

1

一群去寻找宝藏的农民

他们肩扛行李，手执镐钎，沿着向西延伸的土黄色小道，埋头赶路，脸上满是疲惫之色。

夕阳西下。深秋的阳光已显得阴冷和萧瑟，而他们在夕照下被拉长的影子，则似乎在凉风中颤抖了。

这里并不是荒原，亦或说，他们还未踏入真正的荒原，枯槁的崇山峻岭，仍在地平线那一抹灰色的影子中，还只是一个隐隐绰绰的想象。但斜晖下的景物，已透着说不尽的凄清和荒凉，在秋日的阵风中，变得晦暗冷漠……

难道这竟是一种暗示？一种有关命运的不祥的暗示？

暗示这一行人将踏上多艰之途，甚而踏上一条永无返家之日的不归路……

凄凉的秋景当然不会告诉什么，在他们简单的头脑里，

更无暇或无意对前途多费猜测，尽管几天的路程已把人折磨得十分疲乏，尽管冷风已使身体感到逼人的寒意，但他们心头却一片火热。

他们眼前闪动的，是一些闪闪发亮的金属，有沙子一样大的，有米粒般的，有豆瓣大小的，甚而还有成团成块的……

这些金属象征着财富，象征着和贫穷道别，象征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因为这是金子！

匆匆行走着的是一群采金人。

准确些说，是打算出门采金的人。他们来自贫穷的山乡。

那里，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弄清楚，丰衣足食是怎么回事。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低下的生产力，总让人们徘徊在饥馑的边沿，对幸福的憧憬，在传说和想象中，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童话。

干旱的黄土地，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沙漠也差不了许多，不同的是，沙漠里是沙，而这里是一望无际坚硬的黄土罢了。土梁一道接一道，长着几乎一年四季都显得枯黄的短草，很少树木，却有着无尽的寒冷和干风。风扬起黄尘，呼啦啦一遮就是半边天地，黄尘落定，很少的一点绿色几乎被掩盖无踪……

这里相当于干旱，降雨量比沙漠腹地当然要多，但远不能使这些地方成为绿洲。

居住在无论是黄土高坡或是黄土低坡的农民们，永远

不会有歌曲中那种浪漫情调，干旱和贫脊的土地，粮产不佳，人人财力贫乏，生产手段落后，“人定胜天”在这里成为一句空话。

他们多仰仗老天吃饭，在年成不好的时候，大概只得喝东南风和西北风了。

然而，他们顽强地生存着，一代接一代，前边永远有一盏时明时暗的灯光在指引，给他们以希望，那就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对富裕的渴求。

这样的希望，在历史上的任何时间里，都未曾实现过，无论是自己对自己的允诺，亦或是任何政府对他们的允诺都没实现。

他们在世代居住的贫脊之地上，苦苦地追求着，努力着，等待着。

然而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难道就真的没有实现的那一天？难道时光在这如洪荒般的静默中，流逝到永远……

但在某一天，这片沉静之土，在蓝得过份洁净的天穹下骚动起来了。不安的气氛在一间间土屋里、破场院中弥漫，人们心里渐渐如浪涌中的舟船，翻腾颠簸不息，这是当中国大地上改革开放之风劲吹之时，出现在这片几乎是沉睡着的沟沟梁梁，穷山恶岭中的罕见现象。

这儿太闭塞，太遥远了。就是当年震惊中外，把华夏大地搅得天翻地覆，腥风血雨的十年动乱，都没能打破这里的沉寂，也没把这儿乱了分毫。在一些只几户人家的偏

远小村落，还有人压根儿不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哪些事情。

但改革之风在鼓吹，这里却感觉到了，因为有人开始富裕了。而且，也是跟他们一样贫穷的人们，过上了与以往不同的生活。

他们盖上了新房，手里有钱，吃穿用都变化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山沟里，黄土坡上仍然贫穷着的人们开始询问和思索。

他们询问的是，别人怎么会富起来？思索的是，别人是如何致富的？

在这些荒凉而条件极差的地区，要靠土地很快富起来，是很难的。要办什么乡镇企业，他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可说是一窍不通。所以他们才对那些突然富了起来的人，怀着深深的好奇。

当他们听说相邻地区的一些人是靠采金发了时，才恍然大悟地拉长声调“哦”了一声。

他们相互碰着头，议论着，深信不疑地万分羡慕着别人的财气和运气。但那些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发了。或有多少人真是靠此发起来，他们却并不清楚。

只要有人靠这个发了，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

2

有关男人的短小的故事

消息有真有假，但穷怕了的人们一律深信，而且越传越神。

说是往西去的大山沟里，刨开砂石下边就是闪闪发光的黄金。只要舍得力气，吃得苦，准能成为富翁。

有人说，那些山梁坡地河谷里，整段整段用金砂铺就。一个家伙走错了路，鬼使神差，闯入了一个黄金谷，眼睛给照得发花，不留神脚踏空了，摔进急流，险些淹死。他爬上岸后，接连给天老爷叩了一串头，然后沿着河岸谷地狂跑，狂喊，差点乐疯。

有个采金人蹲在河谷里方便，抬起脚来发现踩着的竟是一块狗头金。于是将裤一扎，衣一脱，包起金块一口气往回奔。激动之余，屁股都忘了擦，直到心中激动稍定，才

嗅到一股臭气，满屋找不着臭源，后来竟发现在自己屁股上。然而，这泡大便，却让他成了一个几十万元户。

有个人则是一泡尿淋到了金窝里。尿一撒完，眼前黄澄澄一片，惊得眼珠子差点儿掉下来。接着，这个狂喜的幸运儿，将豆瓣金，米粒金装满了袋子，偷偷溜回家。几个月后，他在不惑之年讨了一个十八九岁百里挑一的俊媳妇。

还有个更幸运的家伙。他跟同伴走失，一人在山里转了几天，眼见带的粮水将尽，有可能将命丢在荒山深谷里，却在天近黑的时候发现了远处的火光和炊烟。他认出那里是淘金人的居住地，大喜之余，全身松了，便得不到金子，也拣回了一条命，于是也不急着去找人，就在一片坡地上倒头大睡，以解除几天来的疲劳。第二天，当他在阳光照射下醒过来时，觉得身下坡地似乎不对，怎么有点儿晃眼呢？定睛细看，惊得呆了，他躺的地方，是一片黄澄澄的砂金。

他竟在金子铺就的“床”上，睡了一夜，这是一张名符其实的金床，一张无比昂贵的床啊！

这个人当然是大发了。

一个近六十岁的老汉，按理说不会加入采金这种既艰苦，又充满冒险性的行业，但他去了。

他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孤老头，说左右没事，就跟着进山瞧瞧稀奇，瞧瞧热闹吧！

老头不懂采金，就帮人煮煮饭做做杂活。

一天，到沟里担水，水没了，便绕山梁到后边去找水。见一眼细泉从个夹缝中流出，但要到达夹缝那儿，还得过道杂草乱石遍布的沟坎。

在走过沟坎的当儿，一脚踩空，跌到一个地洞里。

地洞颇深，黑黑的目不视物，伸手触摸，四壁溜滑，爬不上去。老头急得大叫大喊。但这儿离住地有段距离，平时又没人来，他的叫喊又有谁听得到？

老头喊哑了嗓门，也没有人应。只好坐在地洞内，听天由命。他好不懊悔，不该跑到这地方来。这简直像是专来找死似的，连洞穴都准备好了。

似乎为了证实他的想法，刚坐下不久，伸手触摸到一件东西，光溜圆滑，有如柚子般大小。这时久在暗处，渐能视，拿到眼前一看，不禁魂飞魄散，那东西二枚空洞，白牙森森，竟然是个骷髅！

再看后边，亦白骨森然，一付人骨架子几乎完整地摆在那里，一柄铁铲，距骨架子不远，早锈成了粉末。

看到这柄锈成粉末的铁铲，老头儿心里闪过一念，这人难道也是个采金人？

思及此，老头暂失恐惧不安之心，在白骨边仔细察看起来。

果然，在白骨腰际边的泥土上，发现了一个隆起的袋状物，其色与土色相近，显然是个皮袋，只是早已腐朽，泥土无异，仅存形状而已。

用指头轻扒去那层朽皮，下边是一小堆砂金，其中还

杂着几粒豆瓣金。老头当然认得这个，来这儿以后，耳濡目染，已能辨认金子。

他仔细地将金粒收拾起来藏到贴身衣袋里去。但发了这从天而降的一注财后，却又凄凄切切哭将起来。

这副若干年前采金人的遗体，明白无误地表明，老头生存的机会不多。这采金人正因掉进洞中，无人救助而困死，虽采得金砂，却命赴黄泉。

老头又大喊了一阵，又打击随他一道掉进洞中的铁皮桶。

后来，他放弃努力，又回到听天由命之状。

但老头命中注定要发这么一笔财，黄昏时分，人们竟找到这地方来了。

几个金农回来后不见了老头，早该煮熟饭但锅仍是空的，铁桶不见了，盛水的器具是干的，于是料想他担水去了。找到平日担水处，发现水已干了，也没留下什么痕迹，便断定他到别处取水。

但这片山头这么大，他到何处取水呢？这时一个后生说，他远远看见老头像是绕到后山去了。

于是一路寻来，在沟坎里发现了一只铁桶，这样便大喊起来。

喊得几声，老头在下边瓮声瓮气地应了，才发现他摔到地洞中去了。老头本已不存生还的希望，伤心到头，反而无所谓，在喊他时，已在洞中睡着了。

后来别人跟他开玩笑，说好在他睡得警醒，要不一觉